

# 少年X杀手

流浪儿程乃安，为了摆脱生活的艰辛和舛难，过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，被一个神秘女人雇佣为职业杀手，连续制造了数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和爆炸案……在公安干警对他进行追捕的过程中，他又与公安干警展开了智力游戏……

星竹 著



方圆书  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# 少年杀手

星竹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少年杀手/星竹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 
2003

(方圆丛书. 少年犯罪系列/刘斌武主编)

ISBN 7 - 80673 - 393 - 0

I. 少 ... II. 星 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4894 号

丛 书 名 方圆丛书·少年犯罪系列  
书 名 少年杀手

---

著 者 星 竹  
责任编辑 刘斌武  
美术编辑 李文侠  
封面设计 李文侠 王 旭  
插 图 褚大伟  
责任校对 李 伟 贾 伟  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71)  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  
E - mail [hsweybs@heinfo.net](mailto:hsweybs@heinfo.net)  
印 刷 昌黎县人民胶印厂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 
字 数 181 千字  
印 张 8.25  
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 
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 - 8,000  
书 号 ISBN 7 - 80673 - 393 - 0/I·240  
定 价 13.0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雨水从他的头顶滴滴答答的坠落下来，他的脚下早已汪满了一摊水。此刻，他站在一片阴暗的树影里，眼睛紧紧盯着马路对面的一座高层建筑。他确实有些紧张。他眼前的这座建筑一共二十五层，是一座居民住宅。但却看不见有人出入，这是时间将近午夜的关系。这时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很稀少。

他的手一直伸在口袋里，紧紧地攥着一件凶器，那是一把弹簧刀。他喜欢这把弹簧刀。他甚至已经觉得他离不开这把刀子。有这把刀子在，他的心里就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

他叫程乃安。今年刚刚十五岁。但他长得却又高又大。如果只看到他的背影，谁都会以为他是一个中年人。只有认真去观察他的这张脸时，人们才会发现，这是一张还没有长熟的面孔。但在他的内心深处，却又是经过了很多事情，很多辛酸的。他有着很多不幸的遭遇。他的经历远远超过了那些十五岁的同龄人。

这时有人从楼门里走了出来。他一阵紧张，瞪大了眼睛。但这个人并不是他要杀掉的那个人。他望着马路上偶尔过来又远去的车辆，再次想到那个让他有些困惑的问题：

他这一辈子真的是要做一个杀手？一个职业杀人犯？

他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过那些所谓的职业杀手。他们整天过着神秘的生活，在独往独来中却又无所不能。他们的



另一面又很像是英雄，当然有时也像狗屎。但他知道，这不是现实。现实中的他随时随地都在一种危险中过活！说实话，他经常感到害怕，孤独，没有温暖。但他又不知道除此之外，他还能怎么生活……

他的目光顺着楼窗在往上数，目光落在一扇明亮的窗子上。巧得很，他要杀的目标正是在这扇窗子里。

此时此刻，窗子里的男人正和床上的女人穿着衣服。他们刚刚做完爱。时间是夜晚的十一点整，男人叫董庆杰。他非但没有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危险，心里反而还充满了一种幸福感。

说来可笑，这是男人董庆杰与女人第一次同床。董庆杰今年三十二岁。起先他想不到会这样快地就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心，更不敢相信这个女人一下子就会把什么都给了他。这让他十分的惊讶。

屋子里的两个人穿好衣服后，董庆杰又抱了一下女人。他开始和女人告别。女人一直把他送出门，又送下楼梯。

这时楼外的小雨似乎更紧了，刷刷的响声十分急切。这是秋分过后的第一场雨，看样子是那种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雨。远处，路灯泛着红光，映在雨水的倒影里。街上很是美丽，雨中让人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

程乃安看到了从楼门里走出来的男人。这就是他要杀的目标！

他迅速地闪出了小树丛。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口袋里的那把刀子。他似乎已经判断出了眼前这个男人要去的方向。他迈开大步，向马路的另一侧走去。

董庆杰已经走到了楼门口，他想不到可怕的危险正向他逼来。

在远处，程乃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。他的目光里有一种

残忍冰冷的东西。

在楼门口，董庆杰回过身来，对送他下楼的女人道：“再见！”

女人举起手：“明天见！”

董庆杰回身走向马路的另一侧，这和程乃安站着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方向。此刻，程乃安已经站在了另一片黑处里。路上人很少。董庆杰的心里仍然充满了无法自制的幸福感。他什么也没有发现。他要走过这个路口，然后走下地下人行通道。

这会儿，雨下得更大了，风里有些寒冷。雨水打在董庆杰的脸上，让他感到有些凉意。这样的夜晚他真想在街上多走走。然而现在毕竟已经很晚了。他一点没有意识到远处正有一个人向他快步走来。

他的脑袋里还是充满了兴奋感。他终于有了一个女人，他想。而且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，她还有一座大房子，还有一份好工作。一切都像是老天赐给他的一样。一种无比满足的微笑荡漾在他的脸上。他真的就笑了起来。

他穿过马路，躲过奔驰而过的一辆汽车。他开始走向地下人行通道。然后他就可以钻进地铁，再有一刻钟，他就会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带着这一天的美梦睡到明天早上。然后是新的一天的重新开始。他的心情真是愉快极了。他想，明天一定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。

在他身后，杀手程乃安加快了脚步。程乃安知道他的猎物是要走下地下人行通道。那里正是他下手的地方。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他现在离前面的男人大约有二十米。他知道不能再远了。走到地下通道口时，他要追上他。一切都是计算过的。

董庆杰已经走到了地下人行通道口。里面有些发黑，墙壁上的灯光都被人打破了，只有一盏灯还亮着，发出一丝昏暗的



光。让人的感觉不好。通道里充满了一种尿臊的味道。与外边的空气截然不同，让人感到厌恶。这条通道大约有六十米长，十米来宽，却给人一种走不到头的感觉。好像要走老半天的样子。

不知为什么，董庆杰一走下这条地下人行通道，他的心里就有些紧张。通道的前方躺着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他的边上有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。他用一件大衣盖住了脑袋，似乎正在熟睡。此外地下通道里再没有什么人了。董庆杰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十分的响亮，简直就是刺耳。他不知道得用多长时间能从这一头走向另一头。他的心里有些焦虑。他尽量加快着脚步。

就在董庆杰走下地下人行通道的那一刻，程乃安已经从后面追上了他。两人只差五六米。程乃安的脚步很轻，被雨水完全淹没了。男人董庆杰确实没有发现身后有人。

但他在地下人行通道里走了几步之后，突然听到了从背后传来的另一个人的脚步声。董庆杰迟疑了一下，他想回头看一看，这是一种本能，但他终于没有。他继续向前走去。这时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似乎追了上来，走得很急。一丝不好的念头从他心里飞快地掠过，他更紧张了。他加快了脚步。同时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。他确实有些怕。

董庆杰抬头望去，再有十几步的距离他就要走出地下人行通道了，他已经闻到了新鲜空气的味道，雨雾的潮湿也从通道口上飘了进来。他吐出一口大气。他感到了一种轻松。

可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更快地追了上来，是紧跑几步的声音。

他想，这一定是个赶急事的人，这想法让他的心情平静了一些。其实他不大相信自己的这个想法。他真想回过头去看看身后的这个人是怎么了。

可是什么都已经晚了，程乃安已经赶到了他的跟前。程乃安的手里攥紧了那把刀。

地下人行通道里真是静，那个要饭的叫花子正在熟睡。就是过火车他也不会醒来。

董庆杰只差三五步就到通道口了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感到有一股冰凉的东西刺进了他的后背，是猛地一下。一阵疼痛立时布满了他的全身，他想叫一声，但双腿突然发软，这时他回过头去，一个模糊的身影从他的身边快步走了过去。他听到了一阵更急促的脚步声。他绵软地倒了下去。他开始感到呼吸困难，他想叫喊，他知道上边就是人来人往的马路。可是，他已经失去了叫喊的气力。

这时他又听到有人向他走来。他觉得还有希望。但是他错了。来人正是刺伤他的程乃安。这是程乃安的习惯。他要走过去后再回来，如果他的猎物还站着，他就会再补上一刀。但通常他都相信自己的刀法是很准的。

此刻，男人董庆杰张大了嘴巴，一股鲜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。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，静静地躺了下去。

杀手程乃安向通道口走去。他来到了路上，小雨还在下着。

地下通道里的灯光依然十分的昏暗，远远地看去，死者董庆杰和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并无什么两样，都似静静地睡了过去。

这时的程乃安已经拐向了另一条街道。他点燃了一支烟。他相信地下人行通道里的那个人死了。雨水开始小了，四周的雾气却更大了起来，一团团地将路灯包住。

此刻的街景让程乃安突然想到他小时候的情景。那时他大概只有五岁。顶多是五岁。有一天他也是站在这样的小雨中，



也是夜晚。那天他的父母好像又在打架，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跑了出来。

他又看到了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笑过，总是阴着一张脸。说话从来没有好气。“妈的！”痛苦的回忆让他骂了一声。然后他迅速地消失在了另一片黑暗中。

## 二

清晨，地下人行通道被黄色的警带封锁了，通道的上面到处都是警察。警车横七竖八地停在路口，交通有些混乱。死者已经被装进了一只黑色的大袋子，法医和刑侦人员早就到了，他们已经对尸体检查过了。现在有人正在清除通道里的一些血迹。

白天，这里是十分拥挤的交通要道。人流很密。这使此刻的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行人。交警们面对这么多围观的人感到有些无奈。

街人看着警察的忙碌，脸上都是恐怖与惊讶的神情。

“一个男的，死的是一个男人。我看见了。”路边有人在这里证实着。

“穿得非常体面。也挺年轻。”另一个说，“不像个穷人。”

“他是被一个老太太发现的，老太太踩了一脚的血。大概几天都吃不下饭了。”

“地下通道里太黑，白天更是什么也看不清。”

在另一边，现场的记者正在与警察交涉着，是要求采访，或案子破获以后，能够给予报道。这是城市的中心地带，在这里发生凶杀案，影响是很大的，整个城市用不了半天便都会知道。



警察对记者在这个时候出现显得很反感。他们将记者推开，继续处理着自己的公务。

王伯轮此刻正坐在一辆黑色的警车里，警车一路鸣叫着开往通向市警察局的大楼。

王伯轮，大约四十岁左右，身材高大，结实，是市公安局第五刑侦处的处长，是专门负责凶杀案的头头儿，也是一个侦破凶杀案的专家。自从他上任以来，他已经破获了上百起凶杀案件。其中有些是相当复杂的。因此，他有着这方面的宝贵经验。

警车开进了市局。王伯轮走下车，走进大楼，迈向他在二楼的办公室。在楼道里，他的助手正在焦急地等着他。见到他叫了一声：“王处长。”

王伯轮在办公室的门前停了下来：“什么事？”他看到对方的表情时，已经感觉到是又有了案子，预感告诉他又发生了重大的案子。

一切真的就这样开始了。

王伯轮走进办公室，把外衣挂在衣架上，对跟在他身后进来的助手道：“你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昨晚，其实是在夜间，在兴隆区三大街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死者躺在地下通道里，是被人从身后刺死的。今晨五点钟，死者被一个老太太发现……”

王伯轮一边听着，一边给自己倒上一杯水，他的脸色十分严峻。兴隆区三大街紧挨着火车站，那里人流密集，交通复杂，每天行人的过往量都在十万以上，而且外地人很多。那里极容易发生各种案件，凶杀案也不是一起了。有些不该在那里杀的人，案犯也要等待机会，到那里去杀。这样案犯才能很好

地逃脱。

在那里发生的案子，或是被及时的侦破，或者就是石沉大海，再无音信。

助手给王伯轮递过一个文件夹：“现场情况都在这里了。目前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。”

王伯轮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接过文件夹。他取出里边的现场照片，那是昨晚死者仰面倒在血泊中的几张现场照。其中一张是死者刀痕的放大照片。王伯轮又端起茶杯，送到嘴边却没有喝。他若有所思地看着：“死者的身份搞清楚了吗？”

助手摇摇头：“正在调查。”

王伯轮的大脑快速地转动着，他的感觉告诉他，这很可能是个棘手的案子。它发生的地点实在是太糟糕了。如果一时破不了案，就又是大海里捞针，难上加难了。他看看墙上的挂表，发现是八点二十分。其实他是在想，这个案子应该给谁去办？

他思索了一阵，突然问道：“年一恒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是现在吗？现在他应该是在东四大街上，那里有个毒品案子。”助手说。

“这个案子应该交给他办，他是最有耐心的人，而且最会用脑子。”王伯轮说。

“好吧，这就找他。”助手当即拨通了年一恒的电话。

年一恒是个一级警探，一直在刑侦处工作。今年三十八岁，他如果不穿警服，很像个标准的运动员，他长得也相当标致，应该说也是一个美男子。王伯轮之所以想到他，是因为他曾经破获了发生在这个城市的最离奇的两桩凶杀案。他并不完全凭他的头脑，而是靠相当细致的取证工作。几乎在不可能的



情况下，最终发现了蛛丝马迹。

那一次，年一恒本应立功受奖，但他却连晋级也没有得到。没有晋升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这个人的人情味太重了一些。有一次他竟然为一个女犯人说情。这使嫉妒他的人抓住了他的把柄，背地里总是攻击他。而年一恒从来不知道防备这种背后的伤害。

半个小时过后，年一恒到了。他进屋看了一眼王伯轮，笑了笑：“处长，这么着急叫我来，不是请客吧。”

王伯轮给他搬过一把椅子，示意让他坐下，又给他倒了一杯茶水：“你手上的案子怎么样？”

“进展很顺利。”年一恒说。

“要是差不多了，你就交给别人去办。现在处里决定把你抽上来，接手一个新案子，是一件凶杀案。”王伯轮说着将今天早上凶杀案现场的几张相片推给了他。

年一恒迅速地将照片及现场勘察的简单的材料看了一遍。看后他当即叫了起来：“又是发生在兴隆区三大街！”他的声音显然是说，这是个很麻烦的案子。

王伯轮一言不发地盯着他，过了半支烟的工夫才说：“没错，又是那个讨厌的地方，如果我们开始就查不出来线索，那么这个案子很有可能又是泥牛入海了。所以我才叫你来，是我的感觉告诉我，这个案子不简单。我需要一名优秀的警官。”

年一恒抬起头，窗外的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，让他有些睁不开眼。他严肃地注视着王伯轮：“处长，你大概知道这是一个屎盆子！”

王伯轮点点头：“我喜欢把这种糟糕的案子给你。我觉得这样的案子办起来，才有味道。”

“我看这个罪犯对这个城市相当的熟悉，他选择的杀人地

点，是最难找到线索的地方。一早上，过来过往的行人就会帮他把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。”年一恒的声音冷冰冰的，几乎是宣布了这个案子的死刑。

“说实话，是这样的。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”王伯轮望了一眼窗外白花花的阳光，接着又道，“首先要搞清楚罪犯是本地人，还是外地人，这一点就很困难。更不要说他杀人的动机了。”王伯轮把目光收回来，又搁在年一恒的脸上，“你可以挑两个最有力的助手。处里全力支持你。你随时用人，处里随时为你抽调。”

“我需要两部车子，不是巡逻用的警车。”年一恒说。

“我马上就通知他们，为你准备好。”王伯轮说。

“我还需要两个做事认真的助手。他们来了，处里就不能再随便抽调去干别的。我是说直到这个案子有了眉目或是全部结束。”年一恒一点也不客气。

“这些我都答应你。但你要尽一切办法破案。这个案子发生的地点会给这座城市的市民带来很大的恐惧，市政府也很讨厌在这个地方发生案子。以前就多次作过指示。我们早一天抓住凶手，早一天向社会公布案情，也就早一天让人心稳定。”王伯轮说，“你还需要什么？”

年一恒想了一下：“我想从现在开始工作。”

王伯轮点点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”

两个人的目光又都落在了桌子上的几张死者照片上。王伯轮把文件推给了年一恒：“我知道你愿意接吸引人的案子。这样干起来才有味道。”

“是的。”年一恒说。但他的脸上却掠过一丝忧虑。这使王伯轮再一次感到，无论是谁接手这个案子，都不会感到太轻松。

在那个鬼地方发生的案子，破获率一直都是很低的。



### 三

此刻，少年杀手程乃安早已回到了他的家，进入梦乡中。他模模糊糊地梦见了他的父母。父母正在吵架。房间里充满了一种吵闹的让人不快的阴郁。那是程乃安几岁时的光景，是在一间低矮的旧民房里。如今已经十五岁的程乃安，其实已经记不起来他的父母是个什么样子了。他只记得那是一男一女。当时他在床上。床上的那个孩子就是他。他只记得有什么物件总在屋里乱飞。现在他把那些物件想像得很具体，是笤帚、枕头、棍子……

那时他很害怕。现在想起那些情景，他还很痛苦。他常常听到母亲的哭声。这哭声让他感到十分的不适。

准确的说，程乃安一直痛恨着这个家庭。他觉得自己走到今天，全是因为这个糟糕的家庭。他还在梦中看到了他的父亲，是喝了酒的父亲。脸红红的，样子很可怕……

他梦到父亲又举着一根棍子。他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，床头上的电子表是上午十点。都十点了。他疑惑地看着表，想起了昨天夜里他在地下人行通道里杀人的情景，是的，他又杀人了……

年一恒从王伯轮的办公室走出来，坐上一辆警车直奔案发地点。这是他多年来的职业习惯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要看一看

案发地点的样子。哪怕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哪怕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他也要去看一看。

早上十点多钟，兴隆区三大街的那条地下人行通道里确实已经恢复了正常，通道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人。人们像是并不知道今天早上这里发生了什么一样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特点。

年一恒走下警车，走到通道口，然后走下去。他凭着报告上的位置，一眼便认出了死者躺倒的那个地方。年一恒的两边都是行人。他在那里愣了愣。似乎看到了死者。

他知道，死者是在就要走出地下通道口的那一刻出的事。这时凶手从后面追上了他，并从背后刺了他一刀。然后罪犯从他的身边走上通道的出口，并消失在了这座城市里。年一恒明白，在这样的地点，凶手很难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一般来讲是什么也不会有有的。

这是凶手精心选择的地点。从去年以来，这个地下人行通道里已经有两个人被杀。另一个是在其它地方被杀后，尸体却被扔在了这里。

年一恒按照自己的想像，正确地说，是沿着凶手的脚步又重新走上通道口。四面全是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一片汪洋的人海。路边上是一排排高大的楼房，银行、购物中心、餐馆、居民楼。主路上的汽车排着长龙似的队伍。这里真是四通八达。要在这个地方找到凶手的踪迹真是大海捞针。

年一恒站在通道口上，心里反复想着报告上的一点说明：死者口袋里装着五百三十块钱，手腕上有一只手表，是进口的电子表。这证明凶手不是为了抢劫。而从这个地点看，凶手又是早有准备的。可能是一个人，也可能是几个人。凭着年一恒的经验，这背后的事情一定是相当复杂的。

可能是仇杀。应该是仇杀。也许不是。年一恒在心里判断



